

WU SIN W

二

集 蓋 華

根據魯迅全集出版社“魯迅全集”單行本紙版重印

總145 魯31 32開 240定價頁

華蓋集續編

魯迅著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

* 版權所有 *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北京重印第一版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益聯合經銷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京重印1—15000

定價 6.600 元

目次

小引.....七

——一九二六年——

雜論管閒事·做學問·灰色等.....九

有趣的消息.....一八

學界的三魂.....二五

古書與白話.....二九

一點比喻.....三二

不是信.....三六

我還不能『帶住』.....五四

送竈日漫筆	五八
談皇帝	六三
無花的薔薇	六六
無花的薔薇之二	七三
『死地』	七八
可慘與可笑	八一
記念劉和珍君	八四
空談	九一
如此『討赤』	九五
無花的薔薇之三	九七
新的薔薇	一〇二
再來一次	一〇七
爲半農題記『何典』後作	一二二
馬上日記	一二七
馬上支日記	一三一

馬上日記之二	一五二
記『發薪』	一五九
記談話(培良)	一六七
上海通信	一七四

——續編的續編——

廈門通信	一八三
廈門通信(二)	一八七
阿Q正傳的成因	一九〇
關於三藏取經記等	二〇〇
所謂『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啓事	二〇六
廈門通信(三)	二〇八
海上通信	二二二

華蓋集續編

魯

迅



目次

小引·····七

——一九二六年——

雜論管閒事·做學問·灰色等·····九

有趣的消息·····一八

學界的三魂·····二五

古書與白話·····二九

一點比喻·····三二

不是信·····三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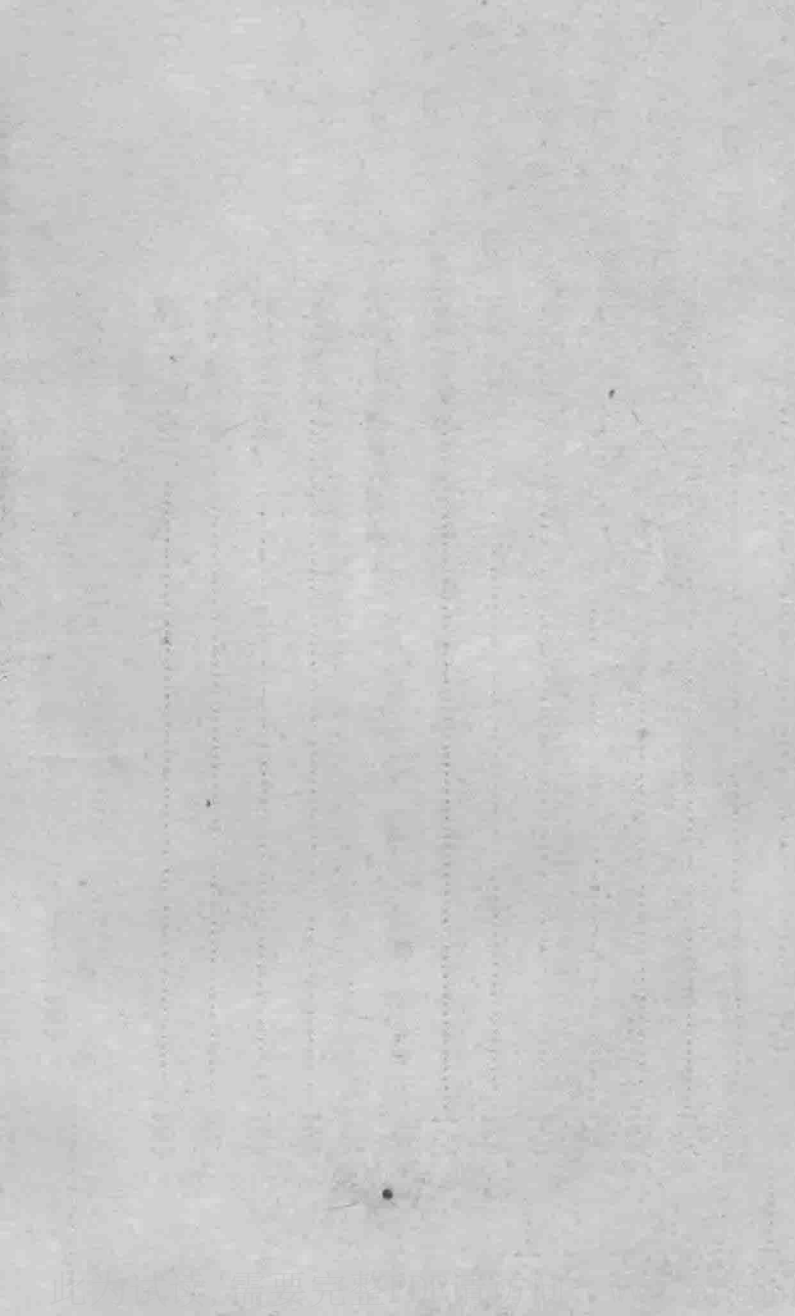
我還不能『帶住』·····四四

送竈日漫筆	五八
談皇帝	六三
無花的薔薇	六六
無花的薔薇之二	七三
『死地』	七八
可慘與可笑	八一
記念劉和珍君	八四
空談	九一
如此『討赤』	九五
無花的薔薇之三	九七
新的薔薇	一〇二
再來一次	一〇七
爲半農題記『何典』後作	一二
馬上日記	一一七
馬上支日記	一二一

馬上日記之二	一五二
記『發薪』	一五九
記談話(培良)	一六七
上海通信	一七四

——續編的續編——

廈門通信	一八三
廈門通信(二)	一八七
阿Q正傳的成因	一九〇
關於三藏取經記等	二〇〇
所謂『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啓事	二〇六
廈門通信(三)	二〇八
海上通信	二二三



小引

還不滿一整年，所寫的雜感的分量，已有去年一年的那麼多了。秋來住在海邊，目前只見雲水，聽到的多是風濤聲，幾乎和社會隔絕。如果環境沒有改變，大概今年不見得再有什麼廢話了罷。燈下無事，便將舊稿編集起來；猶豫備付印，以供給要看我的雜感的主顧們。

這裏面所講的仍然並沒有宇宙的奧義和人生的真諦。不過是將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說的，一任牠怎樣淺薄，怎樣偏激，有時便都用筆寫了下來。說得自誇一點，就如悲喜時節的歌哭一般，那時無非藉此來釋憤抒情，現在更不想和誰去搶奪所謂公理或正義。你要那樣，我偏要這樣是有的；偏不遵命，偏不磕頭是有的；偏要在莊嚴高尚的假面

上撥牠一撥也是有的，此外卻毫無什麼大舉。名副其實，『雜感』而已。

從一月以來的，大略都在內了；只刪去了一篇。那是因為其中開列着許多人，未曾，也不易遍徵同意，所以不好擅自發表。

書名呢？年月是改了，情形卻依舊，就還叫華蓋集。然而年月究竟是改了，因此只得添上兩個字：『續編。』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日，魯迅記于廈門。

雜論管閒事·做學問·灰色等

1

聽說從今年起，陳源（即西滢）教授要不管閒事了；這豫言就見于現代評論五十
六期的閒話裏。慚愧我沒有拜讀這一期，因此也不知其詳。要是確的呢，那麼，除了用那照
例的客套說聲『可惜』之外，真的倒實在很詫異自己之胡塗：年紀這麼大了，竟不知道
陽歷的十二月三十一日和一月一日之交在別人是可以發生這樣的大變動。我近來對
于年關頗有些神經過鈍了，全不覺得怎樣。其實，倘要覺得罷，可是也不勝其覺得。大家掛
上五色旗，大街上搭起幾坐綵坊，中間還有四個字道：『普天同慶』，據說這算是過年。大
家關了門，貼上門神，爆竹畢剝砰礮的放起來，據說這也是過年。要是言行真跟着過年爲

轉移，怕要轉移不迭，勢必至于成爲轉圈子。所以，神經過鈍雖然有落伍之慮，但有弊必有利，卻也很佔一點小小的便宜的。

但是，還有些事我終于想不明白：卽如天下有閒事，有人管閒事之類。我現在覺得世上是彷彿沒有所謂閒事的，有人來管，便都和自己有點關係；卽便是愛人類，也因爲自己是人。假使我們知道了火星裏張龍和趙虎打架，便卽大有作爲，請酒開會，維持張龍，或否認趙虎，那自然是頗近于管閒事了。然而火星上事，既然能够『知道』，則至少必須已經可以通信，關係也密切起來，算不得閒事了。因爲既能通信，也許將來就能交通，他們終于會在我們的頭頂上打架。至于咱們地球之上，卽無論那一處，事事都和我們相關，然而竟不管者，或因不知道，或因管不着，非以其『閒』也。譬如英國有劉千昭僱了愛爾蘭老媽子在倫敦拉出女生，在我們是閒事似的罷，其實並不，也會影響到我們這里來。留學生不是多多，多多了麼？倘有合宜之處，就要引以爲例，正如在文學上的引用什麼莎士比亞呀，塞文狄斯呀，芮恩施呀一般。

（不對，錯了。芮恩施是美國的駐華公使，不是文學家。我大約因爲在講什麼文藝學

術的一篇論文上見過他的名字，所以一不小心便帶出來了。合即訂正于此，尙希讀者諒之。）

即使是動物，也怎能和我們不相干？青蠅的腳上有一個霍亂菌，蚊子的唾沫裏有兩個瘧疾菌，就說不定會鑽進誰的血裏去。管到『鄰貓生子』，很有人以爲笑談，其實卻正與自己大有相關。譬如我的院子裏，現在就有四匹鄰貓常常吵架了，倘使這些太太們之一又誕育四匹，則三四月後，我就得常聽到八匹貓們常常吵鬧，比現在加倍地心煩。

所以我就有了一種偏見，以爲天下本無所謂閒事，只因爲沒有這許多徧管的精神和力量，于是便只好抓一點來管。爲什麼獨抓這一點呢？自然是最和自己相關的大，則因爲同是人類，或是同類，同志，小則因爲是同學，親戚，同鄉——至少，也大概叨光過什麼，雖然自己的顯在意識上並不了然，或者其實了然，而故意裝癡作傻。

但陳源教授據說是去年卻管了閒事了，要是我上文所說的並不錯，那就確是一個超人。今年不問世事，也委實是可惜之至，真是斯人不管，『如蒼生何』了。幸而陰歷的過年又快到了，除夕的亥時一過，也許又可望心回意轉的罷。

昨天下午我從沙灘回家的時候，知道大琦君來訪過我了。這使我很高興，因為我是猜想他進了病院的了，現在知道並沒有。而尤其使我高興的是他還留贈我一本現代評論增刊，只要一看見封面上畫着的一枝細長的蠟燭，便明白這是光明之象，更何況還有許多名人學者的著作，更何況其中還有陳源教授的一篇做學問的工具呢？這是正論，至少可以賽過『閒話』的；至少是我覺得賽過『閒話』，因為牠給了我許多東西。

我現在纔知道南池子的『政治學會圖書館』去年『因為時局的關係，借書的成績長進了三至七倍』了，但他『家翰笙』卻還『用「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十個字形容當今學術界大部分的狀況。』這很改正了我許多誤解。我先已說過，現在的留學生是多多，多多了，但我總疑心他們大部分是在外國租了房子，關起門來燉牛肉喫的，而且在東京實在也看見過。那時我想：燉牛肉喫，在中國就可以，何必路遠迢迢，跑到外國來呢？雖然外國講究畜牧，或者肉裏面的寄生蟲可以少些，但燉爛了，即使多也就沒有關係。